
白色“工运”团体报告

——阳和平、余锋、许宏松、时迈等人的角色与影响

一、基本情况介绍

（一）简介

该集团由阳和平、余锋、张耀祖、时迈、许宏松等人领衔，并聚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激进分子和年轻支持者。

该集团的公开活动形式主要依托于各大宣传平台，通过发布评论文章与视频、开展线上讲座来达到搭建理论学习小组和招募志愿者的目的，从而构建了一个层级分明的宣传鼓动和动员体系。各大宣传平台不仅是其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还承担了组织成员集结与联络的功能。

该集团的线上宣传大多聚焦于营造社会不满情绪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话题为切入点，逐渐引导青年将暂时的个人挫折与“亟待变革”的社会体制相联系。这样，青年从初步的“对现实不满”开始，逐渐认同该集团构建的“主人与奴隶”“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框架。通过阳和平、时迈等人经年累月的意识形态灌输，逐步吸引到大量成员参与到更隐秘的地下活动，在社会中制造了潜在的动荡风险。

目前，这些种种形式的活动已逐渐超出合法合情的社会活动范围，形成了系统化的串联模式，并对社会秩序构成了隐性威胁。

（二）成员结构

其结构呈现出层级化的特点，分为外围成员、中层管理和核心成员，每个层级的角色与职责有所不同。这种分层结构不仅确保了组织内部的隐秘性，也使得信息与指令能够高效地在不同成员间传递。大致包括：

1. 外围

外围成员一般为思想倾向较激进的青年群体，通常通过线上平台（如B站等）接触和传播“左翼”理论。外围成员的行为多公开活跃，主要参与宣传和初级的意识形态传播。

2. 核心支持者

这一层级成员不仅接触更多组织内部信息，并在组织内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部分成员还具备一定的管理权限，负责筛选潜在成员并组织活动。这类成员通过Telegram、XMPP等加密通讯平台与更高级别的成员沟通协调，组织线上讨论并发展更具行动力的成员。同时，核心支持者分为不同小组还承担着招新、文章编辑、网站媒体后台管理和视频剪辑等技术性任务，确保线上内容的持续输出和平台的顺利运营，这部分核心支持者也承担着组织动员和资源协调的任务，是组织的中坚力量。

3. 核心成员

该核心层级是组织的最高层，由一小群有着丰富线下活动经验的激进分子组成，他们分别是阳和平、余锋、张耀祖、时迈等人。核心成员不仅对组织的运作有全面了解，还负责组织的战略决策和重要行动，核心成员能够随时发出动员指令，有能力迅速响应特定情况。

（三）宣传阵地

1. B 站账号

阳和平说事¹、深耕纪²、激流网³、红贝论史⁴

2. 微信公众号

深耕纪、兴隆洼公社、小镇读书会、郝律师在线、正经沙龙

3. 微博

深耕纪、激流一九二一、阳和平说事

¹ [阳和平说事儿的个人空间-阳和平说事儿个人主页-哔哩哔哩视频 \(bilibili.com\)](#)

² [深耕纪的个人空间-深耕纪个人主页-哔哩哔哩视频 \(bilibili.com\)](#)

³ [激流网的个人空间-激流网个人主页-哔哩哔哩视频 \(bilibili.com\)](#)

⁴ [红贝论史的个人空间-红贝论史个人主页-哔哩哔哩视频 \(bilibili.com\)](#)

4. 微信群

就业记、京城骑手守护安全志愿服务队

5. QQ 群

M18485、Marx BBSTM 主讲、MarxTM BBS 专讲

6. XMPP

大地微微暖气吹

7. telegram（受其孵化或影响）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马列毛主义国际交流群、东风-马列学习交流群、中国革命交流群、列宁道路、烈火学社、新十月、革命火炬等。

二、主要人物简介

（一）余锋

前中国工人网、红色中国网创始人、现为激流网站长，余锋与阳和平、时迈等人关系密切，且具备丰富的宣传和活动经验，擅长利用网络工具筛选和培养青年，通过情感和理念上的“双重渗透”引导青年逐步激进化。试图在特定群体中建立起反主流社会的共识。这种思想灌输在一定程度上诱

⁵ 系时迈讲座群，人数多达 1763 人

导了一批青年投身于激进化的地下政治活动，成为境内外激进“左翼”网络中的活跃成员。

（二）刘海庆

刘海庆早期曾供职于北京工友之家，目前大量参与激流网文牍校审编辑、协调异议人士开展读书分享会、组织在京外卖员非良性聚集等工作。与阳和平、时迈等老一辈异议分子相比，刘海庆是 90 后中最为活跃的代表人物。

1. 刘海庆化名何思齐

刘海庆在进行与激流网相关工作时以“何思齐”为化名。下为相关线索：

（1）显示昵称为“何思齐”的公众号赞赏码与微信头像相同

该文⁶来自微信公众号兴隆洼公社，内容是为兴隆洼募捐图书馆与文化广场，文末附有“何思齐”的赞赏码，扫进去的头像和公众号发布的聊天记录的头像一致。（图 1）

6 https://mp.weixin.qq.com/s/C4WBeeePs_-4JK5A_wFfXw



图 1 刘海庆化名何思齐

(2) 声线特质

该访谈视频⁷何思齐的声音与刘海庆接受采访音频⁸的声线一致。

(3) 相关报道

①《外卖管理系统 离开又重返，他们在骑手岗位来来去去，在川流不息的生活中逐浪-云快卖，移动点单服务商。》

②《做骑手过渡一下，然后呢？》

以上文章对“何思齐”（即刘海庆）的介绍是：北京海淀区做骑手服务调研的社工、曾在北京市西城区做骑手服务督查的社工。

同时，刘海庆表面上以乡村振兴助农为幌子运营着一个小米种植合作社，但实际上，这一合作社逐渐成为“左翼”异议分子的一个重要线下据点。

⁷ 访谈视频：[bilibili.com/video/BV1qu411Z7U9/?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u411Z7U9/?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⁸ 接受采访：https://www.ngx.net.cn/zxjyn/zxjy/nsgb/xiangcundajiangtang/202202/t20220215_228165.html

（三）阳和平

阳和平（英文名：Engst Fred），是美籍国际主义者阳早寒春夫妇的长子，自小在中国出生长大，成年后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2008 年以前阳和平在美国参与组织 CYOC（费城社区青年小组），并且在某流亡邪教媒体上发布招募信息以及活动公示，在此期间和一名叫作“周道远”的女士同居，并且在费城共同拥有一座别墅（资产来源不明），CYOC 在 2004 年前后便收到自我教育基金（Self Education Foundation），面包与蔷薇基金（Bread&Roses community fund）以及哈赞基金会 Hazen foundation）的赞助，以上组织都具有鲜明的反华、反社会主义背景。

2008 年阳和平返回中国，而后主要活跃于互联网，同时居于幕后参与激流系相关团体的指挥调度，充当幕后指挥“司令部”。2011 年前后，阳和平以笔名“话实”“寒流急”（对仗阳和平）发布一系列论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文章，后在激进“左翼”圈层掀起“帝国主义理论论战”。自此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笃行阳和平所提出的“中帝论”。（见附件 1）

阳和平理论主要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比如，他认为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打击海盗是争夺制海权，未来必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霸，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而阳和平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霸的斗争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立性，中国工人要在这次争霸的舞台上

好这一出“惨烈的好戏”，而在新的争霸结束之后要以此为
基础建立全新的国际政治实体。

阳和平认为，现在主要矛盾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不是
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矛盾，目前的许多地缘冲突是
由于中国统治阶级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炮制的“假矛
盾”，中国政府现在正在通过极端民族主义的的方式转移矛
盾。而现今中国工人阶级要使用马列毛思想“唤醒”民众，
并利用文革时期的政治口号、宣传语，以及自身“受压迫的
经历”进行宣传鼓动。中国工人要先区分敌我，首先不能和
中国当局一起“反美”，首先应该“反当局”“反建制”，
同时利用“小资产阶级”获得舆论声量，而在中国工人阶级
成功倾覆中国政府和制度之后，美国工人也会站起来一起革
命，届时便能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该路线以推翻现行建
制、获得组建独立工会、另立共产主义政党的结社权为首要
目标，实质上是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瓦解列宁
主义民主集中制。利用对手的意识形态渗透瓦解对手，这是
西方颜色革命渗透颠覆的新形式，底色是白色的激进西式民
主运动。阳和平的路线类似于在苏联未解体、苏共未腐朽时，
就预先组建一个迎合西方利益的地下秘密的久加诺夫的俄
共，成为政治中心北京和副政治中心（西安、武汉等地）的
体制边缘失意投机政客的一个可行的叛乱性选项。因此，目
前有关机关对类似人物的统战策略并非明智。

由于其特殊身份背景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活
动，阳和平逐渐成为目前境内最具有影响力的激进“左翼”

话语传播者，吸引了不少对现实不满、对未来迷茫的青年，被大量失意青年视为“精神领袖”。然而，这种理论给青年提供的并非是面对社会化失败时实际的建设性的社会参与或理性的思考路径，而是一种激进的对抗情绪，大大加深了他们对整个社会建制的敌意和不信任。于是，许多受阳和平影响的青年陷入极端的“反体制”情绪中，导致他们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走向民粹化、极端化。

受阳和平“帝国主义”论调的鼓动，大量青年不仅局限于情绪上的对抗，进而会走向秘密结社、进厂融工，甚至想要走上街头，参与游行、罢工、试图通过直接暴力行动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受阳和平鼓动的青年目前大量活跃在 telegram 上的“马列毛“左翼”大群”“烈火学社”“中国革命交流群”“东风马列毛“左翼”交流群”等各色激进“左翼”群组中，许多成员在提及“左转”经历时都不约而同说起“阳老”的影响。telegram 上涌现的无数政治“机关报”，使得极端思想在一个难以监控的地下网络中不断传播和深化。他们是未来可能的激进政治运动中最具动能的部分。

（四）许宏松

笔名三毛，深度参与激进思想的传播与组织工作。也是前中国工人网的主要成员，许宏松作为阳和平线上线下讲座的主要组织者，他负责志愿者招募、视频剪辑、文稿编辑整

理等工作。同时许宏松曾尝试将成员引导至端对端加密的XMPP平台，以便建立隐秘的联络网络，逃避监管。通过这些隐蔽的组织与传播手段，许宏松进一步推动了激进分子的集结与极端思想的蔓延，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

（五）时迈

笔名红贝。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教师，前毛泽东旗帜网站长，与阳和平类似，时迈也在青年激进化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多年来，时迈通过讲座、网站运营、社交平台等途径向青年传播极端“左翼”理论，以反资本主义、反体制的激进思想吸引了大量对社会不满、寻求身份认同的年轻人。

于此同时，时迈也积极参与如“JS”“广州八青年”等国内政治性群体事件。

青年时，时迈与张耀祖一同被魏巍、孙永仁等人视为其“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后来，前“毛泽东旗帜网”站长孙永仁去世，时迈通过伪造签名的手段窃夺了“毛泽东旗帜网”的归属权，成为“毛泽东旗帜网”的站长。在获得这一重要平台后，时迈积极重塑“毛泽东旗帜网”的定位，将其打造成激进“左翼”思想传播的中心。他利用这一平台，广泛传播激进理论，组织线上讨论和线下活动，吸引了一批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的青年参与其中。

2003 年 7 月，时迈因为通过非法渠道提前获取了一份领导人的讲话稿，并通过邮箱发给了河北省的一名干部，文件被其上传至互联网，影响十分恶劣，2004 年 1 月，时迈被法院宣判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⁹时迈的这起网络泄密案件是北京首起网络泄密案件。

三、发展历史

（一）中国工人网的成立

2005 年，余锋与张耀祖等人共同创办中国工人网，2006 年改名为工人研究网，因为大量刊载工人的抗议罢工、上访维权消息，中国工人网在成立后立即引起了境内外的广泛关注。境外反华媒体也大量转载了中国工人网部分失之偏颇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对国内工人抗议活动的炒作。国内一些异议分子也利用这一平台，试图在工人运动中渗透不满情绪，激化社会矛盾。2010 年工人研究网因大量发文声援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厂的罢工活动而被列为非法网站关闭。

2010 年余锋与中国工人研究网的多名成员向中华全国总工会递交了一封由海内外学者和维权工人等过百各界人士联署的呼吁书（图 2），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京大

⁹ 破解大要案的“密钥” 新闻中心 新浪网 (sina.com.cn)北京首例网络泄密案：高级教师“曝光”绝密文件 - 法治聚焦 - 行业资讯 - 东方律师网 (lawyers.org.cn)（其中时迈化名为赵红）

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李民骐、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黄德北等海内外各领域人士都在呼吁书上签名。¹⁰

呼吁书中大肆赞扬了广东佛山本田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呼吁中华全国总工会要成为真正为工人“说话”的组织，同时他们要求全国总工会立即改组，重新进行民主选举。由于余锋和中国工人网其他成员的积极推动，中国本田的工人运动演变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工潮事件，在香港也出现了对该罢工事件的举牌声援运动。（图 3）

在递交呼吁书后，余锋一行人也接受了境外媒体——“自由亚洲”“法国广电”的采访报道。¹¹该行为彻底暴露了这些所谓的列宁主义者、毛主义者为了政治投机利益，不惜与反华反共势力合作，毫无共产主义者尊严，实际上只是打着工运、共运幌子的自由主义反建制激进分子。

在中国工人网的运营中也不乏与其他激进“左翼”团体的串联，与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红色中国网、《红色年华》编辑部等国内外“左翼”组织分享资源和信息，借助彼此的支持，共同策划针对政府政策的抗议和行动，为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¹²

2015 年 4 月，为纪念中国工人网成立十周年，陈洪涛、刘振宝、曹曙、余锋、阳和平、时迈、张耀祖等，潘毅和许

¹⁰ [關於中國政府關閉中國工人研究網的聲明 | 苦勞網 \(coolloud.org.tw\)](#)

¹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催生的中国工人研究网 - 人物特写 \(rfi.fr\)](#)

¹² [毛泽东旗帜网、中国工人网和《红色年华》编辑部联合举办座谈会 ... - 红色中国网 \(redchinacn.net\)](#)

准等人共同赴会（图 4）。在会议中，他们肆无忌惮地大谈中国工人遭到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试图通过这种集会进一步煽动不满情绪，激发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一聚会的性质不仅仅是对工人困境的讨论，更是一个充满激进色彩的行动策划会。他们在会上互相鼓动，呼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来反抗现状，甚至不乏关于组织非法集会、制造社会动荡的言论。这一聚会的性质不仅仅是对工人困境的讨论，更是一个充满激进色彩的行动策划会。他们在会上互相鼓动，呼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来反抗现状，甚至不乏关于组织非法集会、制造社会动荡的言论。与会者通过这种“纪念”活动，试图为激进思想的传播提供合法性，煽动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

由于中国工人网被关停，2016 年 10 月，前中国工人网骨干成员余锋、阳和平等人急需新的宣传鼓噪阵地，以继续传播激进思想，维持与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动员激进工人群体，从而进一步开展颠覆活动，激流网因此应运而生，成为他们新的发声渠道和行动组织核心。因此，激流网的创建从一开始便展现出高度的组织性、预谋性和计划性，旨在通过更隐蔽和有策略的方式，继续传播激进“左翼”思想和颠覆性言论。这一平台不仅延续了中国工人网的极端倾向，还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影响力，试图操控舆论并煽动社会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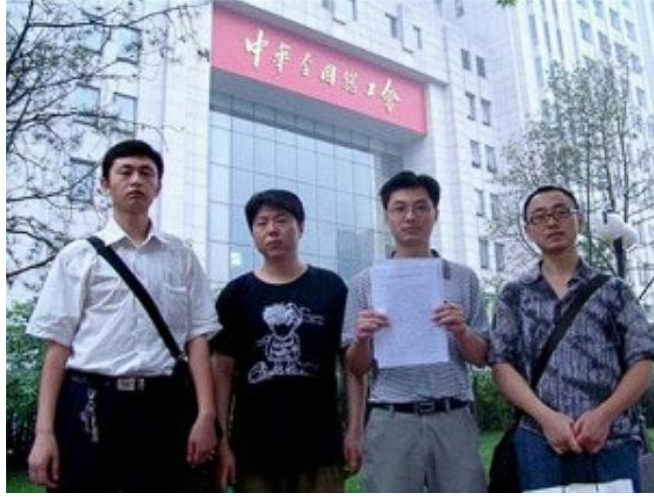


图 2 余锋等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门口手持呼吁书合影



图 3 香港对于本田罢工的声援



图为部分研讨者合影留念（自右向左：余锋、李明奇、陈洪涛、时迈、阳和平、许宏松、曹曙、刘振宝、李大君、柴晓明、尚凯、张耀祖）

（二）余锋与红色中国网

2012 年左右，余锋（笔名：五百二）和张耀祖（笔名：严元章）、李民骐（笔名：远航一号）等人参与红色中国网的编辑筹划建站工作，以上几人皆是创站的元老成员¹³。（图 5 同见附件 2）

自红色中国网自成立以来，其匿名与境外属性，吸引了大量关注，并迅速演变成一个充斥着激进言论和正在或潜在进行犯罪活动的平台。在该网站，用户得以畅所欲言，肆无忌惮地对政府展开批评和质疑，尤其是在国家根本制度和政策争议问题上，论坛更是成为了极端思想的温床。许多帖子不仅包含对现有体制的挑衅性与国家领导人的辱骂，还包括煽动暴力行为、鼓动群体对抗，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

同时，红色中国网的讨论议题时常触及国家安全领域，其发布的不实信息和阴谋论严重动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基石，甚至引发了网络暴力和恐吓事件。这种环境不仅滋生了仇恨与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那些意图破坏社会秩序者的目光，使得该平台的犯罪属性愈发显著。

红色中国网中最为臭名昭著的论点便是对某落马官员的大力赞赏。在许多帖子中，用户们对该官员执政时期的某些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理想化的领导者，并设想通过依附该官员到西南割据的方式创建一个“理想的”

¹³ （参考文件：《红色中国网档案》）

治理模式，分裂国家。他们在帖子¹⁴中曾说道：

“积蓄力量，依靠工人阶级；在平时争取小胜，决战来临时（全国大乱），争取大胜。倒B不得人心，全国大乱之时，便是BXX平反之日。平反BXX、惩办汉奸卖国贼，将成为左派一个长期的、根本的口号！”

“审判BXX，……，凝聚左派统一战线的日子来到了！”

两三年前，我们（主要是我和余锋）特邀李民骢同志担任红色中国网的主编时，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过渡性编辑的角色，希望有条件时自己可以退出这项工作。其一是我认为网站还是由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人管理为好；其二，我因长期管理工人网导致腰肌劳损，计算机前坐的时间稍长就疼痛难忍，很难再胜任这项艰苦的工作。

图 5 余锋曾深度参与红色中国网的建站工作

B某官员表面上拥抱红色话语，宣扬阶级对立，实际上在任职中央某部委期间，就百般迎合欧洲利益。其家属大量代理跨国诉讼，出卖国家，优先满足西方大资本财团的利益，长期在海外经营不正当生意，与西方间谍发展秘密关系，图谋高层权柄。拉抬底层民粹，拥抱激进话语，实际上只是为了谋夺权力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意识形态渲染，意在削弱中央政府权威。假如历史不幸让其上台，必然会加倍拥抱自由主义资本秩序，出卖国家主权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因此，这类打着极“左”旗帜的民粹操作，无论是体制边缘的还是民间的，其真正的底色是白色的。

¹⁴ [红色中国网 红色中国网 \(redchinacn.net\)](http://redchinacn.net)

（三）八青年事件

2009 年，“通钢事件”¹⁵的爆发后，张耀祖和余锋、时迈等人开始号召中国工人网关注者周围的大学社团将注意力转向新工人（农民工），并开始在各高校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会或者学习小组。他们一边把本校周围建筑农民工、大学后勤工人作为维权服务、对象，并锻炼自己小组的大学生接触工人的能力，一边组织大学生寒暑假到南方工厂打工锻炼，最后形成了一套“融工”机制。目前激流系的线下活动也是这套机制的延续。

在北京大学的青年左派受到中国工人网的影响更为激进，直接将北大后勤人员、门卫安保人员等吸收进来，向他们灌输激进思想，然后将他们派往南方的工厂里打工，并从事工运工作。包括北大在内的一些大学社团骨干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到南方就业，并引发了后续的“八青年事件”和“JS 事件”。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八名青年因参加广东工业大学的读书会，其中四人被拘捕。

2018 年 1 月，张耀祖、时迈、范景刚等人号召发起了“八青年关注团”并发布了声援倡议书、致公安部信（由张耀祖执笔撰写）。后来，广东警方撤销“四青年”的网上追捕。

“八青年”其他成员提议应“乘胜追击”，要逼迫广东警方

¹⁵ 2009 年 7 月 24 日，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职工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行罢工抗议，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新任总经理陈国君被抗议者群殴致死。

公开告知网上追逃已经撤销。在“八青年事件”后，关注团形成了更为激进的“JS 事件”领导集团。¹⁶

（四）JS 事件

时迈与激流网的幕后核心团队张耀祖等人曾深度参与到了 2018 年的 JS 事件当中，在他们的不断推动下，JS 事件持续发酵。在 JS 工人合法争取权益的初期，时迈和张耀祖等人迅速加入其中，不仅在线上广泛宣传 JS 事件，甚至试图联系境内外其他“左翼”团体，让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展。与此同时，他们通过线上交流平台和加密通讯工具，与工潮的核心人员保持紧密联系，频繁进行策略沟通，为工人组织提供了大量实际操作建议，并借此强化工人之间的组织性和行动一致性。

其中包括：

（1）7 月 23 日米久平、刘鹏华等 7 名 JS 建会工友发出联名信。联名信后来得到全国各地上千名毛派居多的“左翼”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签名支持，所有这些签名者在后来被称为“JS 建会工人声援团”。

（2）7 月 26 日截至晚 10 点，联名信已有 1004 人联名，开头依次是退休高干恽仁祥、通钢老工人吴敬堂、毛派学者老田、张耀祖、乌有之乡站长范景刚、红旗网站长武夷山、

¹⁶ [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红色中国网 \(redchinacn.net\)](http://redchinacn.net)

北斗星站长周清云、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清华大学教授开平言等。

(3) 7月28日下午2点多，时代先锋等声援账号群发文章《吴敬堂：奔赴深圳坪山！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了毛主席》。最后依次附上了“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原中国工人网编辑**张耀祖**”“毛泽东旗帜网站站长**时迈**”等人对于声援团的鼓动语录。

此后的很多天里，众多声援文章的最后部分或正文开头前都加上了这段鼓动说辞：

「同志们！请赶往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和JS先进工人一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JS工友声援团代表吴敬堂、范景刚、张耀祖、时迈携声援团1200余位同志（截至2018年7月29日），号召广大热心人士支持JS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

(4) 8月16日声援团发布了魏欣（著名作家魏巍的长女）、张勤德、王子恺、恽仁祥、吴敬堂、孔庆东、李民骐、范景刚、**张耀祖**、老田等61人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又一封公开信《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5) 9.2日晚，现场声援团发文——《揭露广东警方“8.24暴力清场事件”无耻行径的北大学子张圣业在河南三门峡陕州区中国工人网主编**张耀祖**家中遭遇广东梅州警方

“跨省追捕”》，由此可见，中国工人网团队为 JS 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提供了临时庇护。¹⁷

以上可见时迈和激流网团队意图在此次事件中在背后推波助澜，推动舆论发酵，将其升格为政治事件，为海外敌对媒体制造政治丑闻，打着红色工运、共运的幌子，实质是迎合境内外白色自由主义的反华反共势力的白色“工运”。其表面政治诉求为追求三项权利：结社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据笔者走访，在 2010 年前后，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实质上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在珠三角地区事实上得到了的较大官方保障。市县级总工会和工会在多数情况下会适时介入调整劳资关系，满足工人合法正当诉求。但经过这些白色“工运”指导下的激进民粹事件的反复刺激，地方政府对于底层工人诉求更易陷入草木皆兵、敌我不分、一刀切的不信任状态。这说明白色“工运”反而是在牺牲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牺牲事实上的劳动群众罢工和谈判权益。实际上，领导 JS 运动的所有工人都是激进论坛群组中派来鼓动的地下活动者，几乎没有其他 JS 工人参加过这些活动者组织的抗议活动，该活动完全不具备任何正统工运的群众基础，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投机。

所以，JS 事件的核心诉求乃是结社权，也就是组建所谓独立工会，并进一步组建替代性的全国总工会，乃至新的代表工人的政党。这实际上是以工运的表面形式发动的街头和

¹⁷ [JS 建会工人抗议警察打压与声援被捕工人事件时间线\(2018 年 3 月至今\) - 秋火 \(@1399068281\) \(matters.town\)](#)

舆论政变，以青年学生的清白、毛左人士的声望以及代表工人利益的执政正当性，来要挟官方撕开民间结社的口子。这实质上是在追求西方宪政意义上的多党制，是一种充满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谄媚而扭曲的政治表达。同时期（2007-2012）借助体制内的意识形态分歧（重庆唱红 vs 广东乌坎），趁乱成立的多个打着“左翼”“共运”幌子的民间团体，虽毫无政治动能，却自封“党”号，很快被查封，同样是迎合西方颜色革命的白色渗透力量的民粹化投机，与工人运动并无内在关联，是一种意识形态混乱的白色自由主义盲动。JS 激进分子在被捕后迅速在政府面前赌咒发誓、改过自新，甚至互相出卖，陆续被释放后却依然投机本性不改，继续以某“党”名义潜伏地下。现已掌握其在北京高校圈活动的部分情况。

JS 事件之后，激流网创始人张耀祖便退居幕后指挥，而余锋依然活跃在前台网罗激进分子。之后他们以类似的手法炮制了“北京外卖骑手盟主事件”，以及目前在北京继续以外卖骑手、出租车司机为切入点进行的活动。

（五）外卖盟主事件

2019 年 7 月，陈国江开始组织“骑手外卖联盟”，至 2021 年 2 月，已成为十六个外卖骑手联盟群的群主，总人数发展至 14000 人。该联盟以组织大规模聚餐、提供法律援助和生活帮助等形式为骑手服务，然而，骑手联盟很快遭到“激流系”异议活动分子的利用，在激流系部分异议分子的撺掇

下，部分不满骑手曾于 2019 年 11 月筹划联合罢工¹⁸，但因警方的及时干预而未实施。2021 年 2 月，因种种原因，“外卖骑士联盟”被相关部门解散。

“骑手外卖联盟”能迅速发展除去骑手就业岗位不理想、薪资待遇低以及心理预期与岗位现实不匹配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相关持有异议的社会活动分子在背后的推波助澜。在激流系成员知道该组织的存在后，骑手圈里小范围的出于朴素善意的互帮互助的简单愿景便遭到利用，在激流系诸多成员的操纵下“外卖骑士联盟”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社会动能的准“工会”的政治实体，具备了地下结社、游行和罢工等行动的可行性。

期间，激流网的诸多核心人员积极参与“外卖骑士联盟”的活动组织和宣传，包括提供线上视频平台宣传策略、对接在京专门从事劳工议题的律师为骑手提供法律声援、调研生活困顿骑手以发酵社会丑闻性事件和罢工行动指导等。

2021 年 2 月“外卖骑士联盟”被解散后，激流网一些骨干成员受到追责。被捕的三人为外卖骑士联盟的盟主及其妻子，以及激流网的工人编辑一名。据该名编辑的口述，他本人的入狱实际上是出于“革命追求”而代替余锋、刘海庆、阳和平承担法律责任，始终没有供出事件的真正主谋。该工人编辑被释放后，由于失去了利用价值，余锋和阳和平没有为其提供任何生活支持，完全将其冷落了。刘海庆则迅速组

¹⁸ [北京的马路，骑手的尊严 \(baidu.com\)](https://www.baidu.com)

建了新的外卖骑手群组，选取了新的激进头目王某、徐某，代替了入狱的几人。

由于背上了刑事记录不好找工作，该名工人编辑只能辗转打零工来到了江苏，在接受热心人士的帮助和思想教育后，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诺不再参与类似活动，但依然对余锋抱有某种江湖情谊，对阳和平抱有政治崇拜，可见中毒之深。

（六）总结

自余锋、张耀祖等人创办中国工人网、时迈成为毛泽东旗帜网站长以来，其骨干团体一直是国内罢工和维权活动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们通过这一平台，积极组织工人发布维权信息，给予指导建议，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线上、线下支持网络。并逐渐从单纯的信息发布转向组织协调、地下密谋。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联系各类工会、劳动组织，更在激发工人不满情绪、煽动罢工行动方面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如 2018 年的 JS 工潮和其他地区的罢工行动中，余锋、张耀祖、时迈等人发挥了重要的集结和动员作用，成为各地工人运动的重要信息枢纽。

此外，他们对工人群体的思想渗透和激进化也对社会造成了潜在的长远危害。通过不断的宣传和动员，许多青年工人、学生被引导参与更为极端的活动，形成了一种反建制的思潮，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四、目前主要活动

（一）线上分享会

1. 激流网行业分享会

目前，在依托激流网微博、公众号读者群体组成的微信群中，几乎每周都会举行线上行业分享交流会，会议由刘海庆组织召开。这些线上分享会的参与者，主要是面临失业困境的青年学生以及在职场中遭遇不良待遇的青年，他们心中积满了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懑，他们将每周一次的分享会视为“情绪宣泄的战场”。

起初，分享会的内容还仅限于各自行业内所遭遇的不公与困境，但随着刘海庆的引导以及与会者之间讨论的逐渐升温，会议的氛围开始变得愈发激进。每一次的分享会，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对革命路线的热烈探讨和“融工”“维权”经验深入交流，这种趋势的加剧，无疑为社会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行业分享会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宣泄情绪、交流信息的范畴。在定期且频繁的激进言论的熏陶下，与会青年们的思想开始逐渐走向极端，他们中的一些人

甚至开始萌生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反抗情绪。这种情绪的蔓延与扩散，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与不安的导火索，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见附件 3）

2. 激流网的群组

加入激流系的各群组的人群构成多样，有自 2000 年代起便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深“工运”人士（图 6）、经年累月不间断的“上访专业户”、专攻劳工议题的职业维权律师、其他团体的“左翼”激进活动家以及大量社会化失败或政治早熟的青年。这些人员的背景和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共同的诉求与声援。群内的讨论不仅限于青年失业和不良就业的现状，更逐渐扩展到对社会体制、政府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深刻批判。群内大量激进青年往往是社会边缘群体，失业或在低薪岗位挣扎，情绪极其不满，容易被煽动。而草根活动人士则具备一定的社会行动经验，擅长组织和动员。他们与激进青年的结合，迅速将个人的不满情绪提升到集体行动的层次。此外，职业维权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在这些群体中扮演了“智囊团”的角色。他们熟悉法律程序，能够在法律的边界内扩大化其社会影响性，利用法律手段为激进行动提供合法外衣，甚至指导群体如何规避法律风险。这使得这些原本松散的群体具备了更强的行动力和组织性。

在面临负面舆情事件或涉及异议分子的声援扩散不实消息或实施实际援助行动之际，群体内部往往激昂澎湃，展开热烈讨论。余锋等人作为群组意见领袖，往往会在社会事件的解读中，过分强调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阶级压迫问题，他认为这是资本与官僚权力相互勾结的直接产物，引导讨论逐渐偏向于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行动。同时，群内还时常宣扬所谓的“革命”理念，鼓励参与者质疑现有的社会制度，推崇通过集体行动、罢工、抗议等方式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在这些人的推动下，讨论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劳动问题，反而被塑造成一场系统性的对抗——对抗政府、对抗他们认为的“资本主义体系”。

这类群组的危害性在于，他们不仅停留在口头的批判和讨论上，更逐渐具备了行动能力。职业维权律师和草根活动人士能够为这些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和行动指导，使得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潜力。而“左翼”激进活动家们则从思想上强化了群体的斗争意识和革命倾向，将他们引导向更激进、更具有对抗性的社会行动。

目前，线下行动的蔓延已经开始显现。大量青年受群组内激进话语的影响，被鼓动进入工厂鼓动工人展开对抗行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发起内部抗争。然而，部分青年因缺乏经验和对工厂环境的误判，最终遭遇了不幸的结局。甚至有青

年激进分子在经济条件充裕的情况下，只是为了获得所谓“被压迫”的激进反抗资格，刻意过度劳动而不幸致死。

（完整聊天记录见附件4）



图 6 民间工援活动人士做分享



图 7 对于社会事件的情绪宣泄



图 8 关注者撰写负面性行业调研报告



图 9 煽动劳资矛盾



图 10 再次炒作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



图 11 再次炒作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

图 12 关注者撰写负面性行业调研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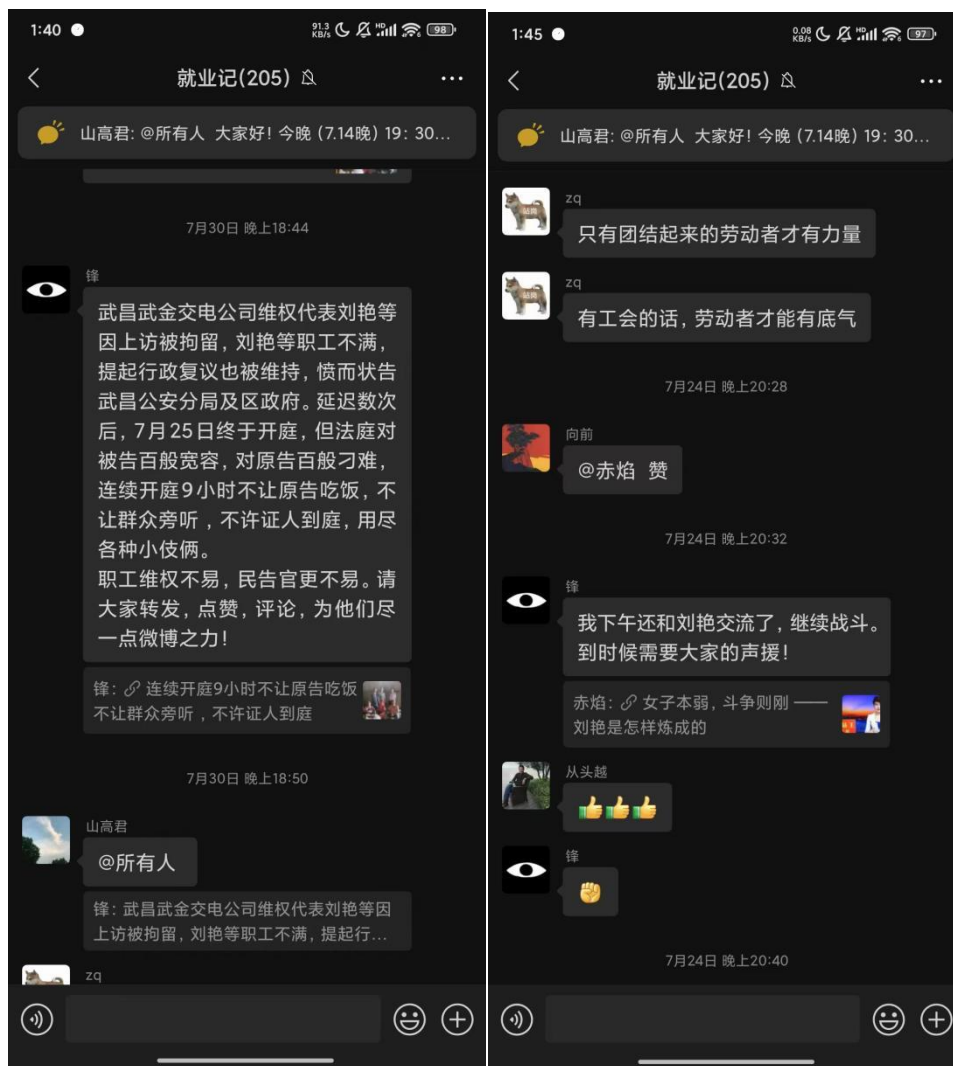


图 13 给上访户提供行动指导，扩大声量

（三）许宏松群组

许宏松的群组除了协调志愿者的日常工作，与激流网群组类似，也通过煽动性言论引导激进青年走向反建制的对抗性立场。他的群组不仅聚集了众多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青年，常常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热点话题为切入点，将这些问题刻意归结为“制度压迫”，营造出“体制性敌对”的对立观念。许宏松在群组中频繁转发极端的“左翼”文章，并通过视频、讲座等方式鼓励青年质疑现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反抗”是解决不公的唯一途径。（图 14）

与激流网群组主要侧重的行业分享会不同，许宏松和阳和平的群组会定期组织政治性会议，在会议上，群组的核心成员会具体分配任务，例如线上宣传的内容策划、文章撰写和编辑、视频制作与传播、志愿者招募及培训等，确保每个成员在其活动中发挥最大效用。与会成员有不少未成年中学生。（图 15）同时许宏松还多次策划线下串联活动，多次组织志愿者线下见面。

近日，许宏松计划将群组内的激进分子逐步引导至不受监管的 XMPP 加密通讯平台，意图建立一个更加隐蔽、安全的联络和组织渠道。初步计划拉出一个 2000 人的 XMPP 群组。XMPP 平台具有端到端加密、分布式架构等特点，使得信息传输更难被监控或拦截，适合进行敏感话题的讨论和组织内部

的联络。许宏松通过宣讲 XMPP 的技术优势和隐私保护功能，鼓励群组成员安装和使用该平台，将其作为主要沟通工具，进一步隔绝传统社交平台上的外部干预。

这种向加密平台的迁移，确保了许宏松和阳和平的群组可以在更隐秘的环境中讨论极端议题，并为进一步的线下活动或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指挥中心。（图 16）（见附件 5）



图 14 被学法律的群友质疑群组内容违法



图 15 笔记工作被初中生包揽



图 16 许宏松的 XMPP 群组

（二）线下情况

1. 兴隆洼合作社

2017年4月，敖汉旗兴隆洼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表面上合作社以小米种植的形式运营，但实际上，这一组织逐渐成为“左翼”异议分子的一个重要线下据点。该合作社不仅通过销售小米获得资金，还利用“左翼”群体的支持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在“左翼”关注者内部销售，（在激流网组织的讲座结束后会要求参与者认购，人民食物主权的活动奖品也是敖汉旗小米）个人从中攫取了大部分利润。这些资金不仅仅用于合作社的运作，还被用于筹措组织的活动经费，助推一系列激进活动的开展。

因此，兴隆洼合作社逐渐演变为异议分子的聚集地，各种活动看似以研究和教育为主题，实际上暗中串联、密谋。近年来，合作社所在地成为多个“左翼”活动的线下基地，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左翼”关注者和活动家。以下是近年来在兴隆洼开展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活动：

①由中国民族大学研究劳工问题方面的副教授黄瑜¹⁹组织的村史调研，旨在通过对地方历史的深入研究，寻找工农群体的历史根源和当代斗争基础。黄瑜与激流网有着密切联系，曾在线下协助刘海庆进行骑手生存困境的调研工作，并

通过调研推动相关话题在境外劳工网站上获得关注。通过这类调研活动，“左翼”分子能够与当地民众建立密切联系，为日后可能的组织和动员打下基础。

②与“人民食物主权”一同为村民开展短视频工作坊培训。该组织是国内最大的“三农”问题研究组织之一，大量主创人员拥有香港理工或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背景，意见表达与实践活动的动能强大。

③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及全球发展网络共同合办“团结经济研讨会”。

2. 组织在京骑手

2021年后，刘海庆等人与北京义联、人民食物主权等组织合作，继续从事骑手调研与组织工作。

在线下与骑手等劳动者接触时，刘海庆会以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来施予小恩惠或进行情感关怀，谋得暂时遇到生存困难的骑手信任后，再推介其与激流系内发展的“积极骑手”认识，形成所谓的“联合”。使大量骑手浸淫于大量反党反政府言论环境之中。此套操作下，刘海庆洗脱了自己的政治投机客身份，并高效地煽动起了大量劳动者对党和政府的仇视情绪。

由于目前外卖配送单价处于历史低位，部分骑手出现生活困顿，情绪低落等现象，骑手群规模已快速发展至数千人，“积极骑手”多是长期受激流系所宣扬的“中帝论”影响，希望通过建立自组织的融工团体效仿“外卖骑士联盟”。在群内，“积极骑手”经常性地转发社会丑闻性新闻事件，发表大量不实涉政谣言。在“积极骑手”及激流网刘海庆等人的鼓噪下，占很大比例的骑手产生民粹主义倾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进一步消解，怨怼情绪进一步加深。

目前“积极骑手”人数在急剧扩张，大有当时“外卖骑士联盟”之势，刘海庆与黄瑜等人会定期通过读书会、沙龙、高校户外游等形式将“积极骑手”聚集起来讨论马列毛经典、线下融工开展细则、吸纳新成员方法等内容。同时，刘海庆等人还会发布具体任务，例如发放传单、调查问卷、情报收集等。

相比“外卖骑士联盟”，在汲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后，近期激流系关于骑手的动员工作组织更严密，地下性更强，相关“积极骑手”更具备反侦察意识，同时还有黄瑜、孙萍等学术建制人士给予的项目资金支持。目前激流系在京的骑手动员势能仍处于急剧扩张的阶段，十余个骑手群已经建立，且大有可能持续发展，如遇重要会议节点或偶发事件该股势力有风险会在首善之地引起一定的涡流。（附件6）

(三) 与菲律宾共产党来往密切

1. 菲律宾共产党对中国的态度

菲律宾共产党对于中国建制较为敌视，菲律宾共产党领导层曾命令游击队破坏在所谓“争议海域”的中国公司，菲律宾共产党宣称：“中国设施的建设，掠夺和破坏了菲律宾的海洋资源，违反了菲律宾的主权。”

2. 阳和平与菲律宾共产党

IPE²⁰作为菲律宾共产党重要刊物之一，大量刊有阳和平、西松、金宝瑜以及诸多菲律宾共产党理论家文章，阳和平的核心理论“中帝论”与菲律宾共产党反华、反中共的立场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同时，阳和平本人与西松等菲律宾共产党高层的互动也很是频繁。西松本人与其他菲律宾共产党高层也多次引用阳和平对于中国革命的看法，并十分赞赏。目前，由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人西松创建，致力于向各国输出原教旨毛主义武装革命，作为筹措菲律宾共产党革命资金的通道的国际组织 ILPS（人民斗争国际联盟），已在中国建立组织支部。

3. 刘海庆参与 ILPS 第六届国际大会

刘海庆 2019 年刘海庆曾作为激流网代表成员于香港参与 ILPS（人民斗争国际联盟）第六届国际大会。刘海庆返回

²⁰ <https://peoplesresearch.org/>

大陆后，ILPS 中国支部的宣传力度开始加大，大量有关菲律宾共产党的报道和介绍在中文互联网开始广泛传播，部分激进青年甚至产生想去菲律宾共产党打游击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如不遏制，可能会形成菲律宾共产党提供兵源的黑色产业链。如若在战场上出现不幸将很有可能被外媒炒作，成为一个极大的舆情事件。

ILPS 的总部设在荷兰，原为西松向西方世界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募款所用，现已垄断了世界范围内左翼团体与菲共沟通的渠道。该机构布置本就具有严重的对敌投机倾向。据笔者判断，ILPS 目前已被荷兰和西方情报机关渗透，近几次会议的组织者中，不乏在多个东南亚反建制团体会议上不断打飞的转场的欧美背景的老面孔。可以说，ILPS 及其在中国成立的支部与冷战时荷兰国土安全局（BVD）打造的渗透苏东阵营的荷兰马列主义党（MLPN）类似，都起到西欧情报机构对华渗透的前沿阵线作用。

五、产生原因与发展趋势

（一）政治失意人士的政治投机结果

阳和平、时迈、余锋、许宏松等人在大肆利用互联网筛选激进青年之前，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左翼”活动背景，并多次深入参与诸如 JS 事件等“左翼”集体行动。这些资深

“左翼”人士具备相当丰富的经验，包括通过搭建网站、出版刊物、发表激进评论等方式传播其思想，积极在社交平台、网络论坛等领域扩展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的地下活动中积累了相当的串联经验，不仅熟练掌握规避审查的技术手段，能够躲避网络监察，还对应对执法和监管部门的盘查有一套应对策略，使其激进思想能够持续在网络和线下圈层传播。

同时，时迈、余锋、张耀祖、阳和平等人还拥有较深的体制内极“左”背景，能通过其“左翼”人脉谋求政治投机机会。依托激流网、毛泽东旗帜网等地下“左翼”平台，他们试图通过策划、组织一系列密谋性活动获取政治资本，营造自己在“左翼”思想圈内的领导地位。2012年BXX事件爆发期间，这些资深“左翼”人士也曾出面提供所谓“政治支持”，声援BXX的“唱红打黑”运动，并借机渗透极“左”思想至更广泛的青年群体。

现今，这些资深“左翼”分子进一步利用公众号、腾讯会议和xmpp等加密通讯工具，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组织内部讨论，增强对激进青年的控制力和动员力，试图在未来的政治动荡时期发挥其影响力。这类行为已非单纯的思想传播，逐渐演变为系统化的地下政治网络，意图在国家动荡或转型时通过大规模青年动员行动博取政治资本。他们的运作模式愈发隐秘且体系化，通过发布密谋性文章、传播极端言论，逐渐形成以“反体制”为核心的激进青年网络，推

动更多青年走向极左道路，试图借此推动一场带有政治野心的变革运动。

（二）善于通过激进“左翼”话语煽动青年并实施控制

阳和平、时迈、余锋、许宏松等人在建立以激进青年为核心的传播网络上尤为积极，也善于发现积极分子，并鼓励他们互相交流“左转”经验，而筛选寻找到具有抗议情绪、易受激进思想感染的青年。

同时，他们借助互联网技术，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线上读书会、线下讲座、“左翼”论坛等形式，大量高频发布带有强烈煽动性的文观点，通过讨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国家性质等社会敏感话题，批判体制、资本主义，进而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官僚主义的“压迫”或“剥削”。他们通过夸大某些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刻意营造出一种极端紧张、对抗的氛围，引导青年将个人困境与“系统性压迫”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产生愤怒、无助并渴望改变的情绪，以引发共鸣，从而吸引更多对现状不满、对未来迷茫的青年参与到他们的组织中。这样的模式也使得大批中学生政治早熟，参与政治讨论或政治行动的年龄越来越小。（图 17）

这类宣传极具鼓动性，以“阶级斗争”之名，包装成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抗争，吸引了不少对社会主义怀有朴素信仰的青年受众。然而这些青年一旦被吸引入内，往往在进一步的思想灌输中被“阶级斗争”激进行动所迷惑，逐渐走上地下政治活动的道路（图 18 图 19 图 20）。近期，自媒体博主“童润中”所引发的民间关注，也是他们所经年累月鼓噪激进青年所结出的民粹恶果。

更有甚者，如许宏松、阳和平通过小规模의社群、线上私密讨论群、定期线下聚会等手段，将青年逐步纳入一个极左意识浓厚的圈层。在这些群体内，他们营造一种封闭、排外的文化氛围，强化青年对极左思想的认同，使其认定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通过“中国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复强化，孤立外界的不同意见，培养青年对党和政府的敌视情绪。

这些白色“工运”人士有意识地通过情感操控建立与青年之间的紧密纽带。在群体内，他们鼓励彼此分享个人经历和对体制的不满，营造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氛围，使青年认为自己是“被压迫群体”的一部分，并有义务共同“抗争”。通过这种“共情式”话语，青年逐渐认定这些激进人士是他们的“导师”和“朋友”，从而增强对他们的忠诚度和服从感。

通过以上这些手段，时迈、余锋等资深白色“左翼”人士逐步实施对青年的思想灌输和行为引导，使青年陷入一种极端对抗的情绪漩涡。他们的控制手段不仅仅是思想灌输，

还通过情感依赖、圈层认同和行动诱导，逐步将青年从观念上、心理上和行为上全面控制，最终使其沦为白色“左翼”激进活动中的“棋子”与“炮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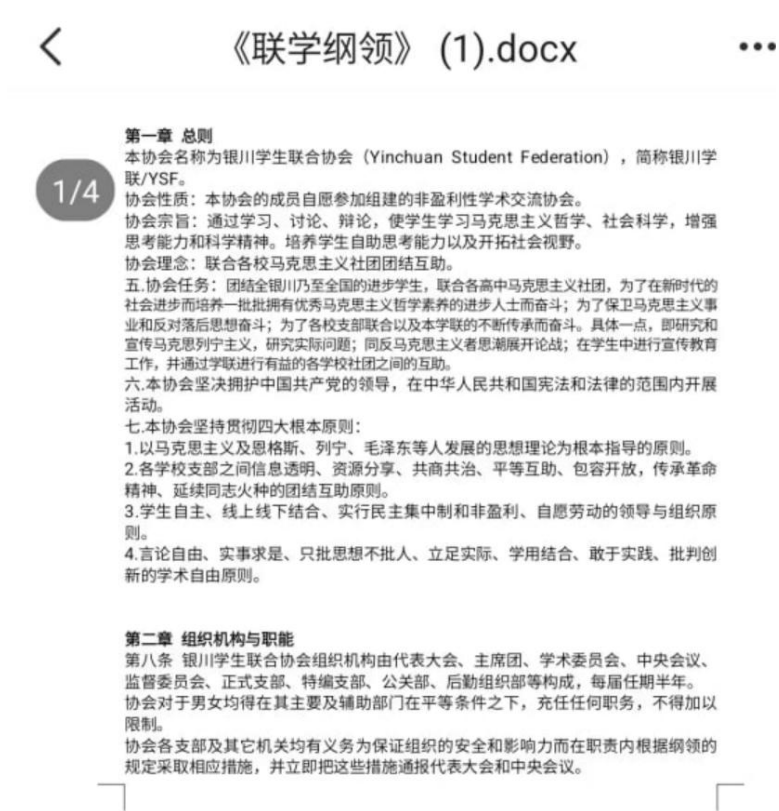


图 17 银川学生联合协会曾拟定组织纲领，并以化学社的名义制作爆炸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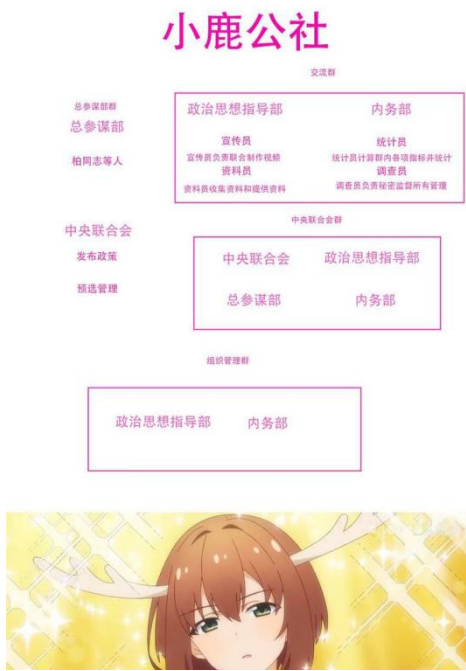


图 18 以二次元为幌子成立带有政治意味的组织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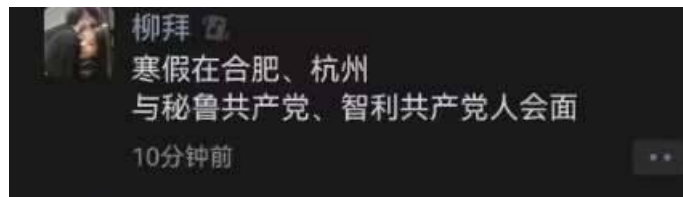


图 19 深受白色“工运”影响的自媒体学生博主“柳拜”声称朋友圈介绍自己曾在合肥、杭州与秘鲁、智利共产党人士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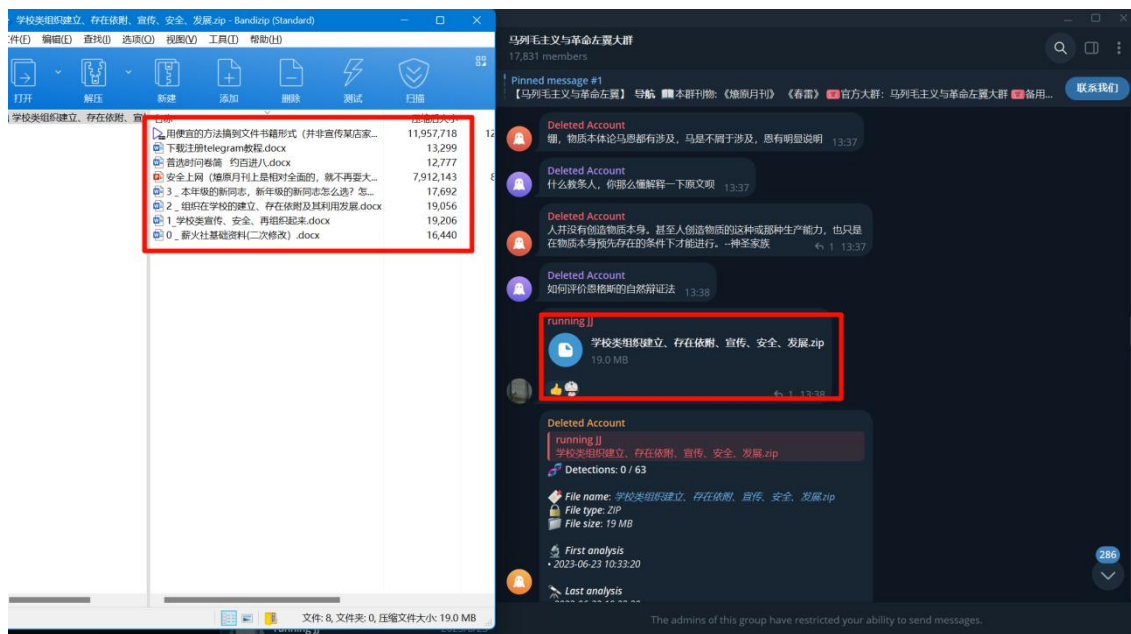


图 20 马列毛大群中教导学生如何发展地下组织

（三）善于使用境外非法软件躲避监察

与其他类型的自由主义白色民粹分子一样，白色“工运”团体同样热衷于借助秘密通讯来实现网上串联。他们通常推荐并指导激进青年安装和使用 Telegram、Signal、XMPP 等具有端到端加密功能的通讯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在境外服务器上建立高度私密的交流环境，确保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被国内平台或执法机关捕捉。借助这些加密工具，他们在群聊中讨论激进行动方案、分发极端言论文章，甚至制定具体的

行动步骤，使得组织成员可以在高度隐秘的情况下保持沟通和同步。

此外，受其影响的积极分子还教授青年使用 VPN 等翻墙手段访问被国内屏蔽的社交平台 and 论坛（图 21、图 22），在这些境外平台上浏览、发布激进言论，获取与国内网络环境隔离的不实信息资源，从而持续获取激进化的“养分”。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利用境外平台和非法软件构建了一个独立于国内监管体系的“信息真空地带”，确保极端思想在一个难以监控的地下网络中不断传播和深化。（图 23）



图 21 tg 上一群阳和平粉丝创建的群组烈火学社 (https://t.me/lieh*****group)



图 22 在表单信息中传授躲避侦查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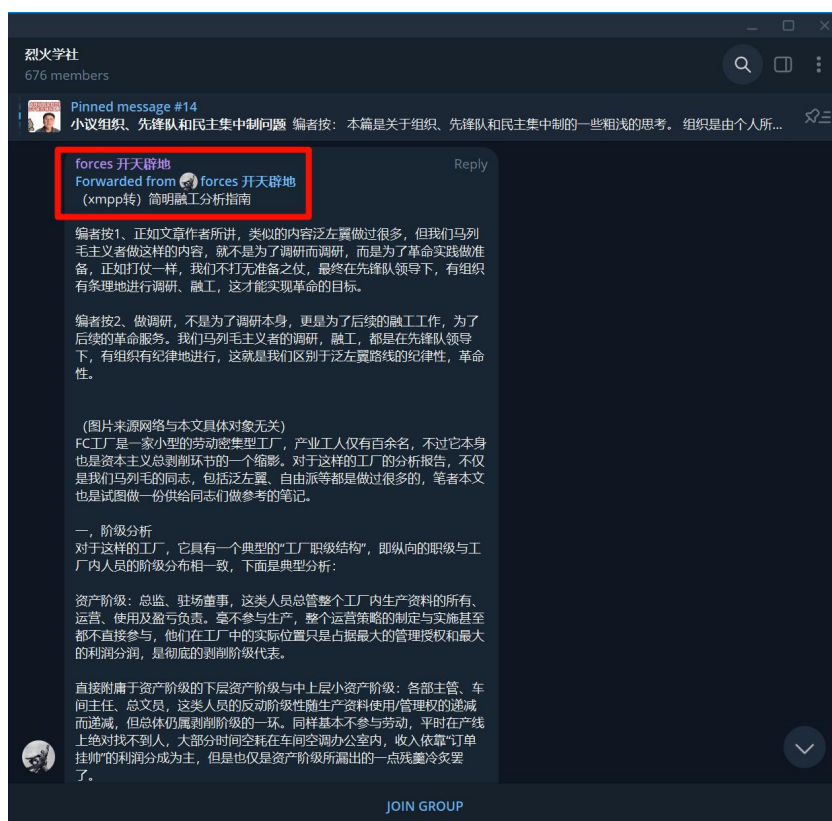


图 23 烈火学社中传播并讨论“简明融工分析指南”

（三）拥有用于串联的基地

余锋等人拥有多个用于串联和组织活动的基地，其中包括兴隆洼小米合作社和刘海庆的家中。这些基地不仅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安全的聚集空间，还成为策划、讨论和实施各类活动的中心。

在这些地点，成员们可以进行私密的交流，借此加强团体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兴隆洼小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一个商业主体，能以合法的名义开展各种活动，为他们提供了资源共享的平台，而刘海庆家中的私密环境则使得更为敏感的讨论得以进行，降低了被监控的风险。这些基地的存在，使得他们的组织活动更加高效且隐蔽，为激进思想的传播与行动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六、处置建议

略。

七、附件

略。